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成为一种文化,牵动着中华儿女的心。

有人说,春节的味道像一首歌,带着远方的思念,亲人的牵挂;有人说,春节的味道,是家乡小村上空飘出的缕缕肉香;有人说,春节的味道是妈妈忙碌的身影,爸爸望眼欲穿的等待;有人说,春节的味道是亲友欢聚、把酒换盏的热闹;有人说,春节是儿时那件新衣……在虎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在此感知春节的味道,诉说生活的温馨、展望美好的明天吧。

——编者

● 曲令敏

第一份年礼送到的时候,我就知道大年近了。好朋友知道我不爱做饭,除了水灵多汁儿的“科果”系列,还有“八大碗”。

有人知道我爱喝咖啡,送来几大桶速溶咖啡还有牛奶。

有闺蜜干脆从郑县订好套餐牛肉、鸡、鸭和成箱的豆腐菜,打包快递到家。还有粉条、藕、豆筋、豆干,还有来自深山的木耳和干野菜……

林林总总,这就是现代人过大年的样子了。

早些年,乡间是过了大年初一才走亲戚的,一走走到初七八。平时,大人哄孩子的时候常念叨:“小姐姐儿,一滴溜儿,两包果子一块肉。”说的就是流传千百年的闺女回娘家、外甥走舅家的年礼。

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年父亲生了场大病,过年的时候家里没钱买肉。正发愁,近门大叔叔家几十斤重的小猪病死了,送给我家两斤半带肋骨的猪肉,算是救了大急。大年初二,配上一把粉条,我带着猪肉走舅家,下午回来的时候,外爷留下了病猪肉,却带回了三四斤

新鲜猪肉和一大捆粉条还有葱、蒜,母亲看见眼泪直流……

上世纪80年代初,孩子两岁的那个春节,我一个人在城里过。单身母亲,过节放假,想孩子那是撕心扯肺地想。月薪50多元,不算少,只是家在农村,七事八事的,还有上大学借亲戚的钱得还,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

那个初一,天气晴好,蛋黄一样的太阳冉冉升上树梢,我在河堤上闲逛。一个人的年也要喜气,买了几个彩色气球,伤感却也心怀希望。选两个红色的系在第二个纽扣上,因为那里离心口最近,假装是交到了心头那孩子的手上。平日里为省钱连几分钱一斤的菠菜都不舍得买,星期天挖一晌野菜吃好几天也觉得平常。没想到那个大年初一,所有的离愁别绪决了堤,迎着霞光里的暖阳,我就像看到了亲人一般,泪水流淌……

如今,大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虽算不上大富大贵,也算平安幸福。再回想那年那月那段日子,只留下又酸又甜的画面。人生起伏,没有谁能避开所有的坎

坷和磨难。眼下疫情肆虐,海底火山爆发,多少家庭因失去亲人而破碎。国际上更是风涛云涌,种种不安因素此起彼伏,人类正在渡劫。

就说眼下我这个小家,因为商店关闭,也遇到了有人失业的困境。可比之家无隔夜粮,口袋比脸还干净的极贫岁月,想想也不算什么。

前天去看父亲母亲,我那智慧的娘对我说:“妮儿啊,别发愁。你没听说一个猪娃头上还顶四两嘛呢!人也像鸡子,带着两只爪子,有本事挠个大虫吃吃,没本事挠个小虫吃吃,天无绝人之路,总会好起来的。”其实我也没那么焦虑,毕竟他们还年轻,且都是大学生,眼前不是没岗位,只是在挑岗位。再不济,学个手艺当个体户也不是不可以的。

泡一杯暖暖的咖啡,坐在阳台上听音乐。数一数让人宽心的好事,还是蛮多的。

年事已高的父亲母亲身体健康,90岁的母亲还会给95岁的父亲端水递药,开制氧机。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老人家,儿孙贤孝,衣食无忧,只有想不到的,没

有吃不到的。

弟弟妹妹几家,有车有房,各自有各自的奔头和幸福安好。

细数身边的朋友,没想到差不多都是“中产”啊,说不定人家正美美地在家数过去一年的进账呢。

我这个小家虽不如他们,退休金不算低,没病没灾的,一家人吃饱穿暖没问题。

最大的好事儿,是小儿子的婚房终于大头落地,明年就可以举办婚礼了。

虽然因为疫情大儿子不能回家过年,没本事挠个小虫吃吃,天无绝人之路,总会好起来的。”其实我也没那么焦虑,毕竟他们还年轻,且都是大学生,眼前不是没岗位,只是在挑岗位。再不济,学个手艺当个体户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知道,我这小小的得意有点儿惹人烦!听着不远不近的叫卖声,想见西边李庄路口那些守着各种牌子等人来雇的打工人,年关了他们还想着多少再挣俩……

我不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且做一次蝻牛,享受这一刻的日子静好吧。清风透窗,刮动绿萝和盛开的扶桑,刮过榕树和蔷薇,淡淡的草木香让人心安。

● 冯惠珍

一份礼物是近邻黄伯伯用木料刨制镂空花上漆的六菱形糖果盒。精美别致的果盒放在桌上,顿时让家里蓬荜生辉。在我的印象中,来自湖北的黄伯伯一直未娶,孑然一身。但他心灵手巧又酷爱钻研,练就了精湛的木工手艺,经常为各家客户定制家具。每逢春节,医院举办联欢会,需用道具、宣传物等,稍微精致的工艺品等都出自他手,加之他喜爱收藏各类报刊图书,讲得一口好故事,吸引了周围一大批爱听故事的孩子。

我从小特别喜欢诵读的《增广贤文》就来自他的手抄本。怀着对他的崇拜,孩子们常去他那儿凑热闹。但热闹散去,他无儿无女的孤独生活令我们全家同情和惦记,每每家里包饺子、炸油饼改善生活都不忘给他送一份。前些年,我在民政局工作,逢年过节慰问敬老院孤寡老人时,就忍不住会想起黄伯伯,想起他为小伙伴们制作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和那个漂亮的糖果盒。

另一份礼物是附近团场连队的秀花阿姨一家送来的土特产。秀花阿姨是带着她两个差不多十岁左右的儿子一起来的,他们凌晨五点从家中出发,赶着一辆毛驴车,满载着自家种的白菜、土豆和胡萝卜,还有自家饲养的一只体格肥硕、毛色纯净的绵羊,行程十五公里,历时六小

时来到我家。在新疆,毛驴车常见,绵羊也不陌生,但大年初一一辆毛驴车载着绵羊停在我家门口,确实很稀罕。

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秀花阿姨的两个儿子,我知道这兄弟俩患有先天性疾病,从出生开始牙齿就不发育,随着年龄增长仍是满口无牙,这使得他们长相与正常的孩子不一样,常受歧视。因为自卑,他们从小到大几乎不敢在人前说话、抬头,更不敢与人交往。秀花阿姨带着他们四处求医问药,后来通过河南老乡辗转找到我父母,每次来看病,当天无法返回时就借宿在我家。我的父母总是倾力相助,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使他们的不幸和无助得以抚慰和依靠。因为相识,我和妹妹对秀花阿姨两个孩子的长相毫不介意;因为怜惜,我和妹妹还暗暗为他们的康复治疗鼓劲加油。

对于秀花阿姨家的这份厚礼,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接受的。没多久,春暖花开之际,父母派我带着礼物专程去秀花阿姨家回访。为了防止迷路,我还邀请了两位男同学护驾,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蹬了几小时才找到秀花阿姨的家,这也是我十几岁骑车出行最远的地方。一路上崎岖不平,为躲避拖拉机还摔了几跤,弄得满身沙尘,可想而知他们来我家拜年时颠簸的艰难和拿出家中最好东西送人的实诚。

之后,在我父亲的牵线搭桥下,他们

时来到我家。在新疆,毛驴车常见,绵羊也不陌生,但大年初一一辆毛驴车载着绵羊停在我家门口,确实很稀罕。

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秀花阿姨的两个儿子,我知道这兄弟俩患有先天性疾病,从出生开始牙齿就不发育,随着年龄增长仍是满口无牙,这使得他们长相与正常的孩子不一样,常受歧视。因为自卑,他们从小到大几乎不敢在人前说话、抬头,更不敢与人交往。秀花阿姨带着他们四处求医问药,后来通过河南老乡辗转找到我父母,每次来看病,当天无法返回时就借宿在我家。我的父母总是倾力相助,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使他们的不幸和无助得以抚慰和依靠。因为相识,我和妹妹对秀花阿姨两个孩子的长相毫不介意;因为怜惜,我和妹妹还暗暗为他们的康复治疗鼓劲加油。

对于秀花阿姨家的这份厚礼,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忍心接受的。没多久,春暖花开之际,父母派我带着礼物专程去秀花阿姨家回访。为了防止迷路,我还邀请了两位男同学护驾,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蹬了几小时才找到秀花阿姨的家,这也是我十几岁骑车出行最远的地方。一路上崎岖不平,为躲避拖拉机还摔了几跤,弄得满身沙尘,可想而知他们来我家拜年时颠簸的艰难和拿出家中最好东西送人的实诚。

之后,在我父亲的牵线搭桥下,他们

● 张仁义

该讲究就得讲究,裁缝这就上场了。

那时候街上少有服装店,大人小孩的外衣都是从缝纫店里挑选布料,然后通过裁缝的巧手量身定做。除了年下,平时几乎没有做新衣服的机会。最喜欢被父亲领进缝纫店了,往裁缝面前一站,抬头、挺胸、伸臂、收臂、掂脚,量腰围、胸围、腿长、臂长、肩宽,想到未来几天将要“黄袍加身”,不由得闭上眼睛先自我陶醉一番。量体裁衣的裁缝嘴可真甜,夸俺长哩排场,还说新衣裳一穿更帅,听得俺心里美滋滋的。

外衣套在棉衣棉裤外面,不大不小。等天气渐暖后,外衣单穿,又宽又大,而这样的效果却是大人们想要的。手里钱始终不够花,孩子们又长得快,衣服大了好嘛,正好可以多顶几年。啥时候穿着合身了,这件衣服基本也就穿废了。

过年穿的新衣裳,过了腊八就得去扯布,裁缝量过,布上记下名字,就回家候着了。赶年集时,路过缝纫店门口,一定会“顺道”进去打探,即使没做出来,也闻了布料味。人家是按先后顺序做的,急也没用。新衣服终归在“二十八,贴花花”那天盼来了,但在大年初一早上之前,也就套在身上试试,顶多院里扭摆一圈,不等大人说就脱了,板板正正压枕头下,睡梦中又闻到了熟悉的布料味。

我们兄弟仨的过年新衣,总是这个

人添件上衣,那个人添条裤子。中间有几个年,父亲破天荒地把我们几个从上到下都给“武装”了。连当年流行的皮帽子也有了,上穿军绿迪卡面料“中山服”,下身蓝色斜纹裤,脚上穿的是娘熬夜做的草草绒面儿、带气眼、穿鞋带的棉靴,“人是衣裳马是鞍”,穿上新衣的我们甭提多神气了,父母脸上立刻便有了光,那几个新年,主要是节前卖了猪,有钱谁都会任性。

父亲给自己添了一件“中山服”,又给长年围着锅台转的母亲添了一件红上衣。父亲的衣服几年难得换一件,缝缝补补,补补缝缝。他有专门的地下衣裳,“中山服”是留着出门穿的。

大年初一清早,我们早早穿上新衣,迫不及待地奔向院外,和小伙伴比准的新衣更漂亮。那些没穿上新衣的玩伴,任凭我们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平时最调皮的孩子也变得斯文起来,生怕弄脏了新衣。

那时候的衣服颜色极单调,男的绿蓝灰,草绿、军绿、墨绿,藏蓝、天蓝、湖蓝,暗灰、炭灰、银灰;女的红蓝紫,朱红、深红、桃红,粉紫、浅紫、葡萄紫,上身下身就那样,纯色搭配,翻来覆去。女生的上衣肯定是大红大紫,虽然也是又宽又大,但领口设计成了洋气的“闪领”。我们男孩子的上衣,就是大人“中山服”的缩小版,大口袋设计得真好,可以装捡来的“瞎子”炮。都怪大人不让我们放

炮,那好吧,我们就私心一回,希望他们放的“两响炮”多点“一响”,不争气的那一响,就是我们的了。花炮炸开了花,我们的小脸上也乐成了花。

新衣服才上身时娇滴滴的,怕弄灰、怕沾油、怕老鼠啃,但这样的爱惜持续不了多久,就被不良习惯无情碾碎。鼻子冻得乌紫,胳膊顺势一抬,袖口从左至右,从右至左,一抿一抹,自自然然,鼻涕瞬间消失,一段时间后袖口就成了剃头匠的“鬃刀布”。母亲把棒槌抡得老高,衣服洗了,半骚也发了,“新衣裳穿到身上真是糟蹋,穿啥也不衬”。

母亲嫁过来时,父亲没有置办缝纫机,家里缺了这一“转”,被她唠叨了一辈子。没想到不几年工夫,就连乡下的街上也开了服装店,集上、会上、网上都可以选购,春夏秋冬,各种款式,应有尽有,她也早把缝纫机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过去,白毛女的父亲杨白劳,实在太穷,买不起新衣,过年就扯了根红头绳,给喜儿扎起来。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越过越红火,大人小孩平时穿的衣服和过年新衣并无二致,再不用缝缝补补又三年,然而我却始终忘不了那个苦难而温馨的童年,忘不了那时候过年穿的新衣服留下的布料味,那是真正的年味。又是一年新春到,让我们一起学会感恩、珍惜、满足。

## 新年新希望

## 虎年说「羊」

## 穿新衣过大年

瑞虎迎春,虎兆丰年;福虎呈祥,如虎添翼;金虎生旺,虎啸山河……念叨着虎虎生威的王寅年春节即将来临,一个己未羊年(1979年)春节的故事却“喧宾夺主”地在我脑海闪现。

自打记事起,生在新疆、长在塔里木的我就知道,在父母工作的医院里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300多户人家。有北京上海学医的毕业生、河南河北的支边青年、山东湖南湖北等入疆部队改编后留下的战士……全国各地的方言俚语、风尚习俗,我都能略知一二。当年这些被称为“疆一代”的建设者,他们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第二故乡塔里木。

新疆地广人稀、风沙走石、四季干旱的艰苦环境,让在这里扎根生存的人们,不仅磨砺出求同存异、接纳包容的胸怀,更锻造出热情好客、真诚善良、豪爽实在的性格。在那个物资匮乏、商品稀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年代,对于我们这些长到十多岁才见过真香蕉的孩子来说,春节真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对这个盛大节日的热切期盼,不仅有馋美食、穿新衣、放鞭炮、观花灯的欢腾和喧嚣,还有走家串户、访亲探友时备受礼遇和尊崇的仪式。回望四十多年前,己未年春节,属羊的我依稀记得,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家收到了两份珍贵的礼物。

民谚说“过了腊八便是年”,腊八一过,小年一过,大地上就传来了新年由远及近的足音。“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这时候学校已经放了年假,孩子们书本一扔便操心起了过年这些事儿。惊险刺激的炮仗,一年难得几回闻的肉香,马上就能穿身上的新衣服,在心中推演了一遍又一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家户户孩子普遍多,孩子们盼过年,大人们愁过年,一入腊月就开始为过年而焦虑。作为父母都希望把儿女们打扮打扮,穿新衣过大年,但因为生活拮据,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鞭炮肯定要买,肉一定会割,但过年能不能穿新衣服却不一定,这要看经济状况以及身上衣服的新旧。往往老大、老末占便宜,新衣裳老大先穿,穿不成了,老二“捡破烂”。最小的孩子羽翼未丰,在成人面前受点偏爱正常,当哥哥的、应姐的即使有心不悦,但在父母亲朋“要得好,大让小”大格局的教育下,姿态还是有的。也有埋怨大人偏心的,自己若不愧疚,愧疚的就是大人。

衣服有厚薄、内外之分,一家人的棉袄、棉裤,这些属于内穿的,样子笨些,但图个暖和,包括单鞋、棉鞋在内,都属于针线活,应娘的都能拿下。而过年要添置的新衣就不同了,它属于外衣,说“驴屎蛋,外面光”虽不好听,但作为门面工程,

## 过年杂俎

● 陈鲁民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大千世界,无论贩夫走卒还是文化泰斗,升斗小民还是王公贵族,都要过年,都盼合家团圆,庆国泰民安,只不过方式不同,各有千秋。从过年之种种可见性情、见意趣、见追求、见境界。

胡适是个大忙人,连过年也不消停,1934年的除夕,一天就赶了4个饭局,还不包括推掉的几个。他平时也跟这差不多,总是忙得不可开交,饭局、应酬、会议、活动等,占了他太多时间。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学问都是搞了一半就放下了,如中国哲学史。被章太炎嘲笑说“没有下半身”,李敖也直言批评“胡适太懒”。

钱钟书的学问很大,就与他全力以赴,不肯分心有关,即使是过年,也不肯稍有放松。钱钟书过年有两个规矩,一不给人拜年,二不受人拜年,都是在读书写作中度过的,别人以为其未免过于劳苦,他却甘之如飴。一次,一个文化名人来给钱钟书拜年,钱先生只是从门缝里探出半个头来,连连说:“谢谢你!我很忙!很忙!”然后很快就把门又关上了。就是这样的“不近人情”,惜时如金,使钱钟书一步步走向国学大师的宝座。

过年就是过钱,没有钱,这年就不好过了。1933年春节,鲁迅年底得来一笔颇为丰厚的稿费,很是高兴,所以对过年格外珍视:“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邀老朋友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饭后,鲁迅兴致甚高,“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

囊中羞涩的张之洞就有些狼狈了。他虽贵为湖广总督,但一向清廉,严于律己,没钱过年是常有的事。一遇年关,张之洞就让幕僚将自己的皮箱送到当铺,换些银两,以解燃眉之急。且不说张之洞对洋务运动的功劳与建树,也不说他跻身“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列,单就他清廉为官、当皮箱过年这件轶事,就足以彪炳史册,教化后人了。

有钱就一定过好年?未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年味正浓时,乾隆皇帝驾崩;正月初四,嘉庆皇帝撤除和坤一切职务;正月初八,嘉庆皇帝正式宣布逮捕和坤,并亲自对他进行审查。此外,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也同时展开,巨额财宝从和坤的地窖中搜查出来,悉数用来充盈国库。正月十八,嘉庆皇帝派人送去一条白绫,赐和坤自尽。正因为如此,和坤除了具有第一贪官的头衔外,还被称为史上过年最倒霉的人。

过年嘛,从形式上说,无非是张灯结彩,敲锣打鼓,贴春联,放鞭炮,举杯祝全家平安,拜年贺岁发财。从内容上说,有人过年也不肯休息,苦心孤诣,忙于事业、学业;有人过年仍不忘砥砺气节,不舍嗟来之食,不贪不义之财;也有人过年天天喝得烂醉,通宵打牌游戏,乐此不疲;还有人利用过节敛财,行贿受贿,跑官买官,廉耻皆无。这其中高下分明,黑白互见,最终也求仁得仁,各得其所。

## 我所认识的春节

● 张慧贞

小时候

春节

是除夕早晨的新衣服和老亲旧眷相互问候的一盒盒果子,是村路两旁梧桐树上悬挂的长冰凌和飘飘洒洒的雪花,是面带微笑的老人塞过来的两毛、三毛、五毛的压岁钱,是响亮的鞭炮声、冰糖葫芦叫卖声、戏台锣鼓声、街口铜器声,是伙伴们捉迷藏、踢毽子、摆方等小游戏的玩笑声,是父母做的肉菜、饺子、油馍、丸子等好味道。

成年后

春节

是孝道文化的传递、上下级的祝福、亲朋好友的互问吉祥,是一年的总结以及来年的计划、未来的畅想,是青春的协奏乐章,时代的凯歌飞扬,诗和远方,是父母精神寄托的汇聚、家乡的炊烟远望,是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堆积起来的四季好味道,是闯荡世界一年后静坐下来的沉淀、成长。

退休后

春节

是一年四季里的皱纹舒放和增寿增福的欢唱,是老朋友的促膝长谈,新朋友的细语留声,是即便陌生即便有隔阂也点头微笑的街边路边境况,是看淡一切放下一切拥抱自己的小酒一杯,是365个风尘路风雨不停初心不变的凝神欣赏,是一家大小欢聚一堂吃团圆饭欣赏春晚的春晚画框。

春节

是享受家国团圆的人停下脚步,对祖国先贤先烈的祭拜、默想,是享受岁月安好的人对依然战斗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奋斗者的祝福、仰望。